

《长夜》中绿林英雄形象的特点分析

刘爽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长夜》是作家姚雪垠以1924年冬天被迫与土匪生活在一起的经历为背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创作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在小说中姚雪垠刻画了许多绿林英雄形象，本研究通过分析《长夜》中的绿林英雄形象，探寻其特点，以期对作品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与共鸣。

【关键词】《长夜》；绿林英雄；形象特点

《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绿林人物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落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

绿林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一种是心怀天下的英雄好汉。对于无恶不作的歹徒，作者一般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塑造人物特点把他们与魔鬼等同；对于英雄好汉，作者一般从勇敢善良的事迹中塑造人物形象。在不同的小说中大都惟妙惟肖，但是这种人物特点大多是单一性，或者极尽丑恶，或者极尽完美，这种极端的人物形象没有复杂性和立体感，不能把人性的多面性展现出来。姚雪垠的《长夜》没有延续这种写作风格，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有血有肉的绿林英雄，他们有人性善良的一面，也有暴戾的一面，他们是一群鲜活的人物。善恶交织、复杂立体的人物特点是《长夜》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

一、强悍凶残的匪气

强悍凶残是《长夜》这部小说中所有绿林英雄的共同特点，他们是一群充满“匪性”的绿林人物。在这本小说中，主人公的视角到处可以看到强悍凶残的土匪。在菊生和哥哥被掳的当天，他就亲眼看见有个年轻的壮汉被枪毙，这让菊生充满恐惧和忐忑，认识到了他们的残暴；其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看到了土匪更多的恶行。土匪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来吸食鸦片不惜威胁附近的村民，让他们准备钱财，不然就杀光他们，有的刚入伙的土匪希望通过多杀人来展示自己超强的本事，甚至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一直践行着杀光、抢光的原则。从土匪们各自的生活经历看，他们也曾善良过，也曾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是丑恶的社会现实把他们逼迫成为悍匪，他们自发组成，为了对抗邪恶的旧势力，在对抗的过程中，他们通过绑架、打家劫舍的形式来筹集对抗的资金和资本，由于没有明确的指导纲领，他们逐渐被熏染，形成了恶习俗。一方面他们杀害百姓，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过着在刀口上舔血的生活。他们绑架人质后，一段时间就会通过撕票的形式威胁家人带着钱财来赎人；在对抗中，他们不分敌我，见人就杀，让百姓闻风丧胆。小说主人公在目睹这些事情后，对土匪的敬佩之情一下子荡然无存，他内心悲凉，为这群人的行为感到不齿，他说李水沫的心狠手辣无人能及。这些“杆子”们的作为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优胜劣汰的社会大环境中，他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存活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行为对普通民众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二、两肋插刀的义气

重情重义是绿林英雄的一个重要特征。纵观《长夜》中的描述，可以从一些细节处看出两肋插刀、忠肝义胆是绿林英雄的精神支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一直对仁义礼智信有很强烈的追求，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到处散发着吃人的阴森感，但是这

群悍匪心中仍然坚定着忠义、宽厚的信念。如：刘老义是土匪当中的光棍，他一直期望着自己能够娶妻，终于有一天他抢来了一个女子可以强制作为他的老婆，在他洋洋得意，意气风发之时他突然得知，该女子是他一个结拜大哥的表妹，有了这样的一层关系，他为了江湖义气，打消了娶妻的念头。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刘老义是有情有义之人，他重视结义，认为只要涉及到兄弟的利益，他可以选择让步。还有一个流传故事也足以证明李水沫的宽容仁义。在李水沫接受招安之后，他带领的一个团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发放军费，团里的士兵怨声载道，想要离开队伍，落草为寇。其中李水沫的一个连长下定决心准备当土匪。为了报答团长的知遇之恩，连长选择以光明正大的方式与李水沫告别。重情重义的李水沫没有责怪和拦截，反而选择厚礼相送，他命令手下给连长找好枪支和弹药，让他们有发家的资本，同时嘱咐他们一旦遇到麻烦事可以告诉他，他可以帮助解围。李水沫的行为感动了一众将士，将士们打消了离开队伍的念头，崔连长说“宁肯困死在这里，也不能离开团长”。在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个情节，李水沫带领的队伍受到了各方军阀的重视，成为军阀争夺的对象，其中有两个军阀同时发出邀约想要招安队伍，在李水沫犹豫不决之际，底下有人问要站哪头，神枪手赵狮子说：“管家的想站在哪一头，咱们站在哪一头。”，简短的一句语言将他们的忠义表现地淋漓尽致。

三、朴素单纯接地气

为了让这些绿林英雄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着重描绘了他们朴素单纯接地气的形象特征。小说中的大多数土匪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没地没吃没喝，迫于生活的窘境，他们不得不选择当土匪，这群人大多也是土匪中等级最低，人数最多的人。他们的理想其实非常简单，拥有一支象征身份的枪，让他们不再任人宰割，不被别人欺负。在拥有枪后，代表着他们有了一定的能力和地位。此后他们的梦想变成了想要拥有一支步枪来打家劫舍，把打劫的钱攒下来，远离土匪窝后，买上几亩地，过着平平常常的小日子。在他们的梦想中，枪不是罪恶之源，而是生存之光，有枪可以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理想生活。从主人公菊生的眼中也可以看到他们不过是一个个拥有理想的普通人。在一次闲聊中，大多数土匪并不想做官，做官需要杀更多的人，造更多的孽，他们不愿让世间有更多无辜的亡魂，他们只想做回普通的平头百姓，过着日出而作的乡野生活，能够在父母面前尽孝，能够做好父亲的角色。这些细节的描写更凸显了他们的朴素和单纯。这些绿林英雄形象不同于以往简单的是非善恶的划分，突破了立场的局限性，从亦正亦邪的角度去描绘人物性格特点，这样对于人性的挖掘更透彻，更深刻，也更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姚雪垠.长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刘爽（1989—），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讲师，硕士。